



賭聖

香港
沙利文著

《赌圣》内容简介

赌厅中低等职员阿义，为了赢钱，窥破大赌棍“顺天风”杀妻秘密，并以此为挟，从“顺天风”处学得出千秘方：“单手窃牌”、“双人换牌”、“乳头赢钱法”、“美妞障眼术”……花样繁多，绝招叠出，看得人眼花缭乱，直到阿义自己发明“高频电磁波干扰器”作弊法，赢遍台北无敌手，被赌徒们尊称为“赌圣”。

书中将赌场中千奇百怪的“出千”手段，和赌徒千奇百怪的生活，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书中极写男欢女爱，柔情蜜意，也有杀人犯案，诡计阴谋。情节曲折，招数新鲜，读来非常刺激。

世上只有这一种地狱，能对那么多普通男女产生巨大诱惑，色情与之相比，只是大巫脚下的小巫。

——题记一

男人毁灭了，女人毁灭了，
除了复杂的社会原因，难道没有
人性本身的缺陷？

——题记二

第一章

林宣义飘飘然，一步跨进一处所在。

呵，这是什么地方，高大巍峨，富丽堂皇。抬头一瞥，天花板上是纵横交织的射灯，电视摄像机镜头嵌在其间。

往下看，东大厅由几千架“吃角子老虎机”拥塞着，摇柄“哗唧唧”乱响，钱币“叮铃铃”汇成最动听的音乐。

西大厅则雅静安详，上百台绿绒桌面上正在赌扑克牌。发牌手清一色的标致年轻男人，合体的黑色西服，醒目的鲜红领结。接牌的赌徒们也穿着不俗，一个个屏神敛气，窥一中的底牌，赶紧盖在桌面，又偷看对方的神情。

南大厅和北大厅是摇骰子听宝以及眼花缭乱的轮盘赌。每一桌的“桌长”或庄家在某个时候都会突然飞起一声职业性的喝叫：“赌注下定，不得翻悔——”像是仙界之音，给已下注的赌男赌女带来上帝庇佑的福音，又似地狱的鬼嚎，使人每根汗毛都想象着十几秒钟后的失败而不寒而栗。

给赌厅的紧张气氛增加一点柔和色彩的，是穿梭游动于赌徒和赌具之间的“小妹”，小妹们一律二十二岁以下，清纯

窈窕，娇嫩柔媚。小妹们的职责是给赌客们递上揩汗的香水毛巾，应某位赌先生或赌太太之邀帮他们买烟递茶端咖啡。小妹们的打扮颇暴露，紧身泳装，饱满的乳房间被挤出一道深深的乳沟，玉白的大腿轻捷地划动出令人艳羡的肉光，一大半臀部勒在狭小的泳衣外面，上面还坠一个装饰性的毛绒绒的红色兔尾巴。

林宣义很吃惊，这间赌厅不是他平常打工的那间赌厅，他打工的赌厅在台北西门町一条鱼龙混杂的街面上，地面几层是健身房、歌廊、咖啡屋，地下室才是赌场。他打工的赌场叫“仙女跳”，弄不清老板为何要取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艳名。“仙女跳”赌场设备低档，空间狭窄，汗臭屁臭口臭和女士们的脂粉味交相揉和，令人作呕。而这间赌厅场面阔绰，设施一流，堪称高档娱乐世界。

林宣义飘飘然往里走，刚行两步，一个很磁性的声音叫住了他。

“先生，欢迎您的光临。”

林宣义抬眼一望，不由浑身一阵激灵。天啦，这不是好莱坞的当红女明星拉杰斯小姐吗！拉杰斯三年前在《太太好做》中饰演一个温柔娴熟的未婚妻角色，而成为全世界男人中情人。她是什么时候跳槽的，到这家豪华赌厅当了领班。

“小、小姐，”林宣义有点结巴，漂亮美人的存在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使她周围的男人因此而器官受损，反应迟钝。“你、你是这里的小妹吗？”

“不，”拉杰斯嫣然一笑。“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之一。”

“啊，得罪得罪，我冒犯您的尊严了。”

“先生您太客气。先生您怎么尊称？”

“免尊，我周围的人都叫我阿义，嘿嘿，你也叫我阿义好了。”

“哦，阿义先生，感谢您光临此地，您的到来，使这间大厅蓬荜生辉。我能为您效劳什么吗？”

“哦，哦……”

林宣义简直就要醉倒在地了。拉杰斯婉转的声音赛过黄莺娇啼，拉杰斯口中的气息如兰麝芬芳。

“我来，来看看，”林宣义漫无目的地说。“我不知道您在这里经营娱乐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飘到这里来的。”

“阿义您开玩笑啦。”拉杰斯一笑，两排贝齿灿然生辉，她竟亲切地省掉了“先生”两字，这更使林宣义受宠若惊。“阿义你到这里来，不就是想玩玩儿吗？”一边说，她一边伸出双手，十指纤纤，动人地做了一个熟练的洗牌手势。“阿义，你会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的。上帝特别钟爱到这里来的先生女士。阿义，你也是上帝，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这里全体职员，上至董事长下至那些漂亮可人的小妹，都是你的仆人，我在此代表‘里维茨赌场’全体同仁，衷心感谢你的光临啦！”

拉杰斯小姐弯下高傲美丽的头颅，深深向林宣义鞠了一躬。

两声大钟在林宣义胸腔里敲响，音波浩瀚，震动他的灵魂。

第一响：这里竟是美国拉斯韦加斯赌城中有名的里雅茨赌场，全世界想发巨财的赌徒们都把这儿奉为心中的圣地，林宣义今日有幸，也踏进它气度非凡的大门啦！

第二响，在银幕上倾倒无数男人的性感女星拉杰斯小姐，在这里口称是他林宣义的“仆人”，向他鞠躬，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尊荣。他一个大男人，大学电子系毕业五年，至今穷光蛋一个，别说有头有脸的淑女名媛看不上他，走在夜晚的西门町红灯区，连拉客的野鸡有时都懒得向他投一个假惺惺的秋波。还不是因为穷，兜里没有鼓囊囊的钞票。唔，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憋了几年的气，却在这里得到了平复，一个名扬四海的好莱坞女明星，主动向他致敬啦！

他浑身燥热，仿佛一万只蚂蚁钻进他的劣等西装，在皮肤上作痒。他看到拉杰斯小姐的胸脯随着鞠躬在红色高级套装下颤动，衣服虽然不是小妹那种袒胸露怀式，但他看到过她在银幕上欲遮欲露的两个大波，他估计得出它们在那套红色礼服后的形状。

这女人要是我的女友，那该多好！

呸，我在做白日梦！

林宣义一下清醒了，为心中的奢望暗自脸红。他尽管穷困潦倒，发财欲炽烈旺盛，但还不失为有自知之明。

我他妈不能失态，他想，我大学毕业，不是街角落出生的飞仔。

“小姐，您太客气，”他做出优雅状，向拉杰斯还礼，“我不是某国政府要人，亦非阿拉伯王子。我到此，是随便走走，观光一下，多谢小姐殷勤恭迎。”

“阿义你太谦虚了。”拉杰斯靠近来，双手自然地扶住他一只手臂。“到我们这儿来的人，就是这里的主人。”

“主人？”

“对，主人。这些吃角子老虎机，这些轮盘赌，这些扑克牌，等等一切都是你的。你可以任意玩弄它们，用它们变戏法。你变的戏法当然不是杂耍班子那套庸俗不堪的母鸡变山羊之类。你是举世罕见的聪明男人，你的外表多么清朗，你的眼光睿智深邃。你只要运用起它们，它们就是你的奴隶，会乖乖向你奉献你所渴求的一切：别墅、娇妻、天文数字般的存款，一百辆世界名牌轿车组成的私人车队。”

“哦！我不是在发神经吧？”

“不是发神经，这很正常。”拉杰斯小姐猩红的嘴唇慢慢凑近林宣义的右脸颊，一股股香喷喷的热气拂得他心旌摇荡。“上个月，有个从意大利来的穷光蛋，用裤兜里仅有的两个银毫子，赌成了百万富翁。你猜这个幸运儿总共用了多少时间？”

“多长时间？”林宣义喃喃，感到拉杰斯丰满的胸脯正在他手臂上轻轻擦动。他听不清女明星讲的什么，他觉得身体内一座火山岩浆涌动，酝酿着将要到来的猛烈喷发。

“亲爱的，”女明星依偎着告诉他，“只用了十个小时又二十七分钟。”

“我的上帝！”

“亲爱的，来吧，拿出你的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赌运不可能都在赌场这边。看啦，”拉杰斯引导着林宣义扫视大厅内各个角落，乳房在他的手臂上挤得更亲热。这座大厅，每天人来客往，川流不息，少说也有上万人光临，谁敢小看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呢？即使他或她眼下穿着寒伧，脸带菜色，可谁又敢肯定，一眨眼功夫过后，他们不会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的老板、船队的总经理、航空

界的巨头呢？”

“是是，”林宣义不由自主地跟着女明星唠叨，“谁又敢肯定呢？”

“因此阿义，拿出你的钱，走到随便哪个台面前。你赌的不是区区几个筹码，你是搏你今后的幸福，是自己创造后半辈子辉煌的人生！”

“我，我私下里也这么想过。”

“那就赶快来呀，拿出你的所有积蓄来！”

“可我……”

阿义嗫嚅踌躇，实在羞于向迷人的拉杰斯申明，他的裤兜里一共只有三个硬币，每个面值新台币一元。这三个无足轻重的小金属片，连给身旁的女明星买一管劣质口红的小礼物都不够，怎好意思在如此豪华的大厅里参赌。

“来呀，亲爱的。”女人不屈不挠地用弹性十足的胸脯挤他。有多少来赌厅观光的老实男客，恐怕都在她的性感动降下打了败仗。要在如此美丽的女郎怂恿下意守丹田不为所动，除非他是圣人下凡。

林宣义明白自己绝非圣人，他无法不为所动。

他的右手在裤兜里把三个金属小片紧紧攥在掌心。他捏着它们，感受着它们表面每一丝微小的变化，由冷到热，由身外异物到与你血肉相联。林宣义最能体会出这些微妙变化，因为他在“仙女跳”赌场当“信号兵”，月薪二万，换算成美金，不过八百多元，一大半回家交嫂子，落得自己支配的，进几次廉价的民歌餐厅就完。林宣义不能谈女友，因为身上经常没钱。他不能到国外观光旅行，因为身上没钱。钱！钱！钱！成全多少懦夫软蛋，也困死多少英雄好汉！林

宣义太知道金钱的伟大，也太怕丢失金钱。

我这是怎么晃进里维茨赌厅来的？

思绪回到了开头阶段。林宣义怎么能够在这里参赌？堂堂男子，一表人材，身高一米七五，五官端正，齿白唇红，豪情冲天地摸出所有积蓄，往赌台上一敲，喝一声，“我全部梭哈！”结果负责换筹码的小姐数了数，不过等于一角多美分的资金，不笑掉整座赌厅人们的大牙才怪。

“阿义，”拉杰斯磁性十足的声音又响了，“还在犹豫什么呀。大好光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不要白白坐视生命的流逝哟！”

林宣义吃惊不小，好你个金发女人，你把我们东方格言也背得滚瓜烂熟。看来不赌不行了，那将更丢一个大男人的脸。可摸出等于一角多美分的新台币，也使他感到汗颜。

“阿义。”拉杰斯娇滴滴地催促他。“你是勇敢的东方男子，你不会使一个从来就崇拜东方文化的西方姑娘失望的，是吗？”

“那当然，当然……”

“上呀，阿义。”

“上，上……”林宣义右手颤抖，三个金属片在掌心里捏得热汗涔涔。

“你怎么？”拉杰斯的笑容从脸上隐退了，代之以不解和惊讶，“阿义你脸色苍白，鬓角带汗，你被吓住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兴奋，大战前的兴奋！哈，我阿义什么场面没经过，岂有被吓住之理！”

“你换筹码了吗？”

“没、没来得及。”

“好，我领你去。”

不觉间，阿义软绵绵被拉杰斯领到兑银台。兑银台在赌厅沿墙有几十个之多，雪亮的铝合金与钢化玻璃组成的玲珑阵地，客人的各种世界性货币交到柜台小姐手中，立刻被丢入一个气动封闭通道，高压气流将金钱冲入赌厅地下层的中央收储间，电子计算机在各个钱币出入门自动计数。每时每刻，赌场老板一按自己办公桌上的终端显示屏，都知道有多少财富正在流往自己的金库中。

“阿义，出手呀。”拉杰斯亲热地规劝。

柜台内两个迷人的少女亦一齐望着他笑。她们金发碧眼，高级真丝衬衣和深色调裙包裹着修长身材。她们坐在那儿即使不动，也使兑银台外的赌客感受到一阵阵春风扑面而来。

林宣义不能再装熊了，三个女人，六道热辣辣鼓励的目光，他不能让她们失望。

他把捏钱的右掌从裤兜抽出，贼似地用眼角余光瞟望四周。还好，没有闲人注视这里，人人都在赌台旁全神贯注搏战。

他把手臂高高举起，运足力气，“啪”地一下攒在台面上。

“我豁出去了！”他咬牙切齿，脸颊肌吓人地咬成铁疙瘩。“我知道这玩艺儿早晚是你们老板的口中食。”

他把手掌撒开，三个圆圆的新台币在金属柜台上，孤零零地像遭人遗弃的流浪儿。

没有人嘲笑他，到底是举世闻名的里维茨大赌场，员工的素质也是超一流水平。两位小姐收了新台币，兑给他三枚

黄澄澄的特制金属筹码。

“先生，祝您好运。”她们一起唱歌般地说，还一起诚摺地颌首向他致以敬礼。

晕然中，又被拉杰斯牵着走。

现在，女明星的大乳房不再挤压他的右臂了。三个小筹码，不值得一个世界级影星在他身上大动干戈。

林宣义被拉杰斯随便领到大厅边廊前一台“吃角子老虎机”前。

“阿义，”她口气平淡，不再有职业性声腔以外的柔情。“你就在这儿搏吧。上帝和好运与你同在。”

我只希望你与我同在。

，上述这句话只是阿义心中所想，但不敢口中所出。他很清楚，一个仅有三个筹码的赌场小喽啰，绝没有资格继续纠缠一位光辉照人身价万金的当代佳人。

拉杰斯向他点点头，转身离去。林宣义看见，女明星的腰肢和屁股突然十分惹眼地扭动出万般迷人的风韵。原来，玻璃自动门外又走来一伙赌客。看那些人的外表包装，至少都有个好爸爸在纽约或者伦敦开银行，所以值得拉杰斯用最风骚迷人的扭屁股步态去欢迎。

“唉——”

林宣义心里叹一口气。不怪拉杰斯娇颜千变万化，只怪自己玩囊羞涩地位低下。

现在，他面对的只是一台吃角子老虎机了。这种赌具，全世界任何一个稍微发达的国家里都能看到它的踪影。它方便，简单，只要有一个人，只要这一个人兜里有一块硬币，就可以开赌。赌客不必面对如狼如蝎的竞争对手的怒视，不

必承受失败后围观者和庄家眼中的讥诮。你在这里面对的只是一台不会说话的机器。赌赢了，它的大嘴会“哗哗”向外淌钱；赌输了，你尽管默默地走人。

林宣义把三个筹码在手掌上翻来覆去地看。他突然生发奇想，要是他自己能在家加工制造这些筹码该多好，想做多少有多少，用一个大大的航空箱装着，到这里慢慢赌，不信赌一万次不赢它一、二十次。输光了也不怕，回家又做就是。

不过他明白这全是幻想。他在“仙女跳”赌场当马仔，知道一些赌具知识。许多赌场的筹码都是在设备精密的造币工厂里定做的，一些大赌场的筹码上甚至铸有密码暗号。你把假筹码往赌博机器的投币口一扔，警灯鸣叫，红光乱闪，不出几十秒，你会成为赌场保安手中的阶下囚，其后的日子不用想象也使正常人冷汗直冒。

林宣义收回遐想，把注意力集中到吃角子老虎机身上。

我现在还不是一文不名，他想，但再过两分钟我就会是。

输钱的现实是每个赌客都明了于心的，没有哪个正常人会以为赌场会经常输给赌徒，如若那样，谁还敢开赌场？谁家赌场还会大把大把赚钱赢利？

但另一方面，每个跨进赌场的赌客又心存一份侥幸：万一别人都输而就我一人赢了呢？或者：万一我过去都输可偏偏今天就赢了呢？

这就是人性的悲剧所在，就靠了这种乞求“万一”之光笼罩的惰性心理，千万人战“死”赌场，人财两空。

林宣义此时也不服气地盯着吃角子老虎机，心中是每个

处在此种境况下的赌客必然都有的惰性心理：万一我这次赢了昵？

对！万一他妈的赢了昵！

他的手抑制不住颤抖。他再次回顾身后，整个大厅里，人人都在忙于扼住命运的喉咙，做争取幸福的英雄。美丽的拉杰斯小姐与那伙富有的年轻人在一张“二十一点”赌台边眉来眼去，打得火热。

林宣义回过头，在赌机的操纵台上按住一个小红钮，黑框里，一个个相继跳出阿拉伯数字，当显出“10”时，他猛地松开手指，数字固定了。

一比十。这是老虎机赢比的最高上限。

也就是说，等一会儿他开赌时，如果赢了，老虎机将会吐出十倍于下注的筹码还他。至于赌客输了，只会损失每一盘投入的筹码。

这使赌博看起来对赌客很有利，因而更刺激一般想靠侥幸发财的中、小赌者的胃口。

林宣义把三个金属圆币在手中拨拉了半天，他决定一个地下注。他可不敢一次就输成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这台吃角子老虎机是芝加哥娱乐机械公司制造的，铭牌上说明，赌客在投注后的两秒钟内，必须用台面上的操纵柄连续摇出三个数字，如果筹码此时在机道行进中触碰光敏元件后显出的三位数与赌客摇在荧光屏上的三位数字完全相符，则赌客大胜。如果三位数字中仅有两个数字相同，双方持平，老虎机将退出赌客的筹码。如果仅有一位数字相同，或没有一个相同，则赌客输，筹码被老虎机没收。

又是一个看似优待赌客的措施。可林宣义早就根据计算

后知道，若想筹码随便碰出的三位数字与赌客敲上去的三位数字相同，其概率仅有十数万分之一。若想有两位数字相同，概率也差不多是万分之一。

也就是说，赌十几万次，或许能碰上一次大胜。赌一万次，或许能碰上一次持平。

而最经常的，是输，是被名符其实的“吃角子老虎”吃得灯干油尽、一贫如洗、含恨离去。

可是，万一呢？万一就在我手里碰上那个千载难逢的“大胜”了呢！

赌客的心理就是这样，明知“输”的泥淖等在前面，可偏偏以为“赢”的麦秸秆握在手中，能帮助他支撑到胜利的彼岸。

老爸老妈，求你们的在天之灵保佑！

林宣义选出一个筹码，凑近老虎机的投币口。他的父母在他儿时就先后去世，他跟着哥哥和嫂子长大。不过到了这种时刻，祈求父母的亡灵庇佑似乎比祈求上帝和观世音更有安全感。真可憐天下父母心”，即或是在拼斗如战场的赌场上，父母也会由上帝多关心自己的骨血子嗣。

往荧屏上播什么数字呢？

“815”。

三位数一下跳入脑中。两年前的8月15日，曾是他大学时同校的张玉音小姐终于与他挥泪分手。大学里，张小姐读艺术系，是校合唱团首席花腔女高音，与一表人材、嗓音条件同样优秀的合唱团男高音部的电子系林宣义一见钟情。可惜，毕业后，林宣义为职业奔波，一直未能觅得高薪体面工作，小小一个台岛，竞争空前激烈。最后为了糊口，在哥嫂

逼迫下，竟到“仙女跳”赌场当了专司监视警方稽查人员的“信号兵”。

“815”，一个使人潸然落泪的日子。

但林宣义不信凄苦潦倒的时光会永远困住他，他要在这台老虎机上翻身，要赢它个日进斗金。叫“815”变成光辉灿烂的纪念日！

他左手把圆币塞进投币口，一放，右手立刻在操纵柄上摇下三个数字。

荧屏发亮了，“815”三个数用黄色标在屏幕上部。能听到圆币在老虎机内一路“叮叮当当”滚下去。接着“咔嚓”一下止住了。

荧屏下部再亮，红色数字显出“603”。

吃角子老虎上方两个酷似眼睛的荧光灯眨了几下，荧屏上两组数字消退，代之以一行英文：

“本盘结束，谢谢光临，欢迎再战，祝君好运。”

妈的，无一个数字相同。

林宣义拿出第二个圆币，往投币口一送，右手“哗哗”连摇三下手柄。

荧屏上部出现“815”三个黄字。

立刻，随着金属币“咔嚓”一声停住，红色数字也出现了，“013”。

两组数中，仅有一对“1”相同。“老虎”的眼睛眨巴两下，再一次打出“本盘结束，谢谢光临，欢迎再战，祝君好运”的安慰话。

尽管这是赌吃角子老虎的最常见现象，林宣义还是不愿相信。他的心尖传过一阵针扎似的疼痛，他明白他等一会儿

将会万念俱灰地离开这个大厅。他说不定还会在门口碰上拉杰斯小姐，女明星表面上决不会露出一丝奚落和蔑视，相反，根据许多大赌场的惯例，她会送他一笔离开这里去最近的城市的出租车票款，以显出赌场方面厚道的“人情味”。

该死的赌场，虚假的面孔！

该死的吃角子老虎机，吃死你个王八蛋！

林宣义的胜利奢望不复存在，什么他妈的“万一”，与赌场较劲，赌客只能是输，没有神话中的“万一”！

他对第三个金属币看也不看。他没有兴趣看它。它不代表他的期望，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它是赌场方面的奸细，它在世间出现的唯一目的，就是掏空每一个敢于触摸它的男女的腰包。可笑的是成百上千的狗男女，明知道它是笑里藏刀的敌人，还一次次如痴似狂地买下它，亲近它，抚摸它，向它倾吐心曲，祈它施以恩德，帮赌客们从赌场固若金汤的银库中挖出一捆捆钞票。

赌客们全都有眼无珠，但没有人唾弃这枚圆溜溜冷冰冰的金属物，人人都心甘情愿做睁眼瞎。

林宣义被沮丧彻底笼罩，他此时的动作毫无激情，只是一种机械的过程。他把金属币往投币口里一丢，另一只手懒洋洋地晃动着摇柄。他一直等到筹码在老虎机肚内的滚动嘎然止息，也没有抬起有气无力的脑袋。

就在这时，一阵突发的金属滚动声惊醒了他，只听见“哗啦啦”的响声过后，一堆黄灿灿沉甸甸的金属筹码落在眼前的塑料框中。

出什么事了？

林宣义迷惘地抬起头，不看犹可，一看着实吓了一跳。